

问学同答



一九四八年六月

版出社 鼓文生学

答同學問目 錄

記蕭紅女士（國文選讀）	柳亞子	自然的慾望（詩）	鵬外鵬
釋「錦瑟」（作品研究）	蘆荻	談炸藥	王 淑
答逸如君問國粹問題	胡明樹	「長生塔」（書評）	加 因
「的」底「地」的區別	秦 牧	與友人討論學習英文	藍 白
談爭取落後朋友	廖 源	看「丹娘」	楊慕蘭
談職業的等級	陳哲民	讀「母親」	陽朔中學 鄧建華
談金錢（通俗經濟學）	莫適群	失學有感（詩）	平岡中學 何若凡
我反對考試	秋 雲	誰之過（速寫）	郭 薇
怎樣同音樂結緣	郭 杰	窮學生（速寫）	桂林漢中 申季龍
前進（詩）	廣州增桂 李瑞麟	同居（速寫）	聖士提反 高英蘭
如此的世界	林木茂	賣花的女孩（速寫）	培英小學 進 才
模範學生（小說）	陳德政	若旱（速寫）	藍 冰
海涅寓言詩：馬與驢	林林譯	封面畫：集體學習	金 葉
拉芳升納寓言詩二篇	金杰譯		



1807

717
4711

國文
選讀

記蕭紅女士

柳亞子

作家蕭紅女士（註一），真姓名為張迺瑩，龍江世家女也，憤東北淪陷，棄家內渡，初至上海，為魯迅先生所器重。抗戰軍興，曾北入秦晉（註二），東巡漢皋（註三），西窺巴渝（註四），尋復南遊香島，止焉。以肺病入瑪利醫院，久乃益劇，遂退院，養疴九龍之樂道。余初未識女士，但耳其名：一日，訪端木蕻良於所居（註五），則女士已由醫院歸來矣。雖偃臥病榻，不能強起，而握手殷勤，有如夙昔相稔者，嗣後暇輒往詣，每娓娓清談，不以爲累。嘗倚枕爲余題詩冊子，喟然嘆曰：「安得病愈，借觀電影，更就酒樓小飲，則其樂靡窮矣。」今日與端木言之，未嘗不有餘悲也。太平洋戰事爆發，女士囑端木以賤招余，至則驚怖甚，謂：「病體不支，聞飛機聲心悸弗可止。」余強顏慰藉之，悄然別去。明晨，余渡海止西摩道，則聞女士已在思豪酒店矣。嘗親以電話遞余語，疊疊不休，余恐損病體，未敢多流連也。孰意即此爲永訣，後遂不復能聞其聲歎耶（註六）！香島既陷，余間關返故國，途次曲江，初聞女士病歿噩耗

（註七），猶弗忍置信。及抵桂林，重晤端木君，始知事有不可掩覆者。嗟夫，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註八）：以女士拯天之意氣，蓋世之才華，而疾病困之，憂患中之，致令奄然長往，一蹶不視，甯非人世之大哀歟！興言及此，歎息彌殷已。

註一：蕭紅著作有「生死場」「呼蘭河傳」「馬伯樂」「蕭紅散文集」「小城三月」等。

蕭紅墓在香港淺水灣。

註二：秦晉——即陝西，山西。

註三：漢皋——即漢口。

註四：巴渝——即四川重慶。

註五：端木蕻良，東北作家，蕭紅的丈夫。著作有「科爾沁草原」「大江」等長篇小說。

註六：聲歎——輕聲曰聲，重聲曰歎。這裏指談笑。

註七：噩耗——壞消息。

註八：芻狗——結草爲狗，以供祭時之用，祭終則棄之，故萬物之廢棄者謂之芻狗。「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這是老子的話。

作品
研究

釋「錦瑟」

蘆荻

——答讀者談秉樞問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胡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上面這一篇詩是李義山的代表作，題名「錦瑟」，很多人都愛讀它，對於這篇詩，要解釋起來，確實不容易，過去也有過很多註釋，不過各人的看法不同，至今也沒有定論，但大體上說，大家都認為這是一篇抒寫傷逝情緒的作品。詩的意緒是表現得十分隱晦的；相傳李義山曾愛上兩個官女，名飛鸞輕風，後來她們死了，義山很難過。可是又不能直接地吐露出他的隱衷，因此不得不隱晦起來，用一些典故，寄托象徵他的愁思；義山的生活，是很風流和不羈的，總是沉溺在戀愛漩渦裏，他特別地愛上一些尼姑和宮妃，故詩中大多含有香豔的故事，「錦瑟」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照上面的詩句看來，我們讀了，是摸不着頭腦的，實在不曉得他的意思究竟在說什麼，只覺得全詩塗滿了神秘的色彩，最多也不過獲得一種淒迷隱約的茫然之感吧了。然而，宋代以下，却不少詩人追求着這種表現的手法與風格，並且名為「西崑體」，造成了詩壇上一個特殊的派別。但這種西崑體，只能學得義山的典麗，並沒有得着他底深隱的情趣。

現在，讓我們來仔細分析一下這篇詩的每一個句子，然後篇全綜合起來看，就可以獲得一個中心的線索。

「錦瑟無端五十絃。」「錦瑟」，照舊註說是素女所鼓的，瑟本五十絃。「無端」二字，可作沒來由

解，表出一種感嘆和詢問的口氣，或作「無緣無故」解也可。

「一絃一柱思華年」，一絃必有一柱，撫絃柱的時候，不禁感到華年的消逝而引起舊情的懷戀。

「莊生曉夢迷蝴蝶」，莊生，就是莊子，他做夢變成了蝴蝶，後來醒了。原來實在是自己。

「望帝春心託杜鵑」，蜀王杜宇稱望帝，為蜀除水患有功，後禪位，隱於西山，時適二月子規鳴。因名子規曰杜宇，曰望帝。又一說望帝魂化為鳥，名曰杜鵑。故謂「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海上有一種動物。名為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眼泣則成珠。又另一解，蚌蛤龜珠，與月盛虛。

「藍田日暖玉生烟」，藍田，山名，在陝西，山出美玉故曰玉山。意思是說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即。

「此情可待成追憶」，這句沒有用典實，把上邊每一個意思作一總束。

「只是當時已惘然」，寫出一種追戀的情緒，「惘然」二字，緊應「無端」二字，回顧當時的情景，已如夢生烟。

了解各個句子之後，我們再就一二句看，就知道

開始是觸景生情的。中間四句，每句的境界都選擇了適當的典故去描寫它，飄渺得很，充滿幻滅的感覺，不論是迷蝴蝶，託杜鵑，珠有淚，玉生烟都好，一樣的蘊蓄着悽愴的情調。最後兩句，抒發出沉痛的音響，大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意思。

就詩論詩，我們覺得這篇詩是完整的，語言的洗鍊，音調的和諧，情感的細密，用意的深刻都有他底獨到的地方，這就是他所以能够引起詩壇注意的理由，不過問題是在於他的表達不夠明顯，使人看不懂，大家猜來猜去，結果成為了「詩謎」，如果用今天我們的話來說，作為一篇象徵的唯美的詩去看是不錯的，因為象徵詩主要的是傳達出一種氣氛和情調，這就是義山詩的特點，可是這是不足為法的一種表現方法，詩的意義，太過模糊，彷彿給很多重的烟霧籠罩着，使你沒有方法把握到他的主題。也許這在義山本身是有不得已的理由，因為他當時底生活與環境，使他不能不如此做法，義山的時代，是一個戀愛不自由的封建時代，何況他所追求的又是宮妃姬妾，絕不能用筆墨直陳出來的。但是後人模仿他卻大可不必，何苦來這一套，充其量又有多少讀者呢？

（下接第十四頁）

答逸如君問國粹問題

胡明樹

逕啓者，茲有疑難數端奉問，尙希指示，不勝感激，茲將問題列下。

(一)何以現世文體文不爲時尚？其鄙棄文體文之理由爲何？

(二)現今平淡淺顯而復參有市井俚言之對話式文體盛行於世，其倡導之理由爲何？

(三)國內對文體文之重視與港地有天壤之別，得毋本港乏精通國學之師資乎？

(四)文體文是否被認爲迂腐而加以遺棄？

(五)若謂文體文爲抄襲古人成語及迂腐，然則不能以古文而申述新思想者乎？

(六)何以貴刊對文體文亦不發表，其亦認爲文體文爲不合潮流歟？抑爲投近世讀者之所好乎？

(七)豈世風日下而學風亦隨之而日下乎？

(八)如謂應倡用語體文，然則富有歷史性之『新中國憲法』又何以應用文言文？而不以語體文代之？

由此可知國府對國粹之重視而學校又倡語體文，何互相矛盾一至於此哉？

(九)若謂文體文迂腐，則又何以現今所謂新思想之語體文藝刊物之敘詞或創刊詞等皆恆以文言文代之。何其怪也？

(十)古文與古物皆有其價值，惟近世之人對古物則珍之，古文則賤之何也，且文體文可收紙短情長之便，而白話文則反是，謂予不信可將任何一篇古文譯成語文便知其確，然則倡白話文者豈愛其廢時失事乎？

逸如敬上

四月十九日

逸如君：

在我們未討論問題之前，我覺得我們應該最先注意的一點是：不要有成見。好在你我還是未見過面的朋友，決不會對人上有着成見吧。那麼當你讀我這封

已是在看另外兩個人討論問題好嗎？這樣，你才可以在讀第二遍的時候，判斷誰是對的或誰是比較對的。這樣，你才可以接受人家的意見而去掉自己的不成熟的意見。逸如君，假如你是一個愛真理的青年，我相信你一定能夠這樣做。

你提出的十個問題，我不想一一依序答覆，因為原則問題弄清楚了，枝節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十世紀的青年，不相信科學，不相信進化論的人恐怕已經很少了。從前的人是迷信的無知的；但現代的人，迷信的無知的人已經減少。這個事實相信誰都不會否認吧。但頑固的人還是有的，美國直到現在還有一個地方的「法律」規定不准學校講進化論的。你知道有一本叫做「易經」的書嗎？那是被一些人當作中國的「國粹」或「國寶」看待的書呀。實在呢，那只不過是一本最初承認萬物在變動的書吧了。——易字本身的意義就是變易，變換，變動的意思。由此看來，不是中外古今都承認一切事物都在變動都在發展的嗎？人類是發展的，進化的；社會是發展的，進化的；那麼人類社會的文化也是發展的，進化的。你知道世界各民族的文字是怎樣變遷的嗎？你知道中國文字是怎樣變遷的嗎？除了中國的文字之外，

外國的文字都是由象形字變遷成爲拼音字的。獨中國的文字由象形變成既不象形又不能拼音，一個字沒有標準音，各各以自己的方言去讀它。外國人懂得二十幾個字母就可以運用他的文字去記述他的意思了。但是中國人却很是悲哀的。就以我自己作例子吧，我今年恰是「人生七十」的半數，自六歲讀書起到離開學校，直到在社會上做事，二十幾年來沒有停止過接觸書本，但常常有很多字不知道讀音，有很多字寫不出來，寫文章的時候往往寫「白字」（別字）。我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懂得幾千個單字。比我天資好的固然很多，但比我差的一定也不少；同時家境比我壞的，受教育時間比我少的，或者簡直受不到教育的不用說是更多；那麼這些「國粹」豈不是跟大多數國民毫無關係的嗎？如果用二三十年的時間還不易學好的工作，我很有理由懷疑古人語言和文字未必是一致的。古時候沒有紙張，要「書諸竹帛」——用刀子刻在竹上那么多辛苦！所以古人記事一定是比言語簡單得多的，如果記得太簡旁人就未必看得懂。後代的人就更不易懂。很多大學教授和學者也往往連把古文點句也點錯的呢。自以爲很懂得「國粹」的施肇基和林語堂就會被魯迅先生指摘過點錯和解錯了古人的文學。

中國文學的發展，到了宋朝的詞和元朝的曲，是

比唐朝的詩更接近國語的。而且清朝的很多小說都是用語體寫的了。這是一種發展，不是「時尚」或「鄙棄」所能解釋的。其實，這種發展實在太慢了！你覺得它太快嗎？

直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是中國人有意識的要把中國文化從傳統的封建的舊文化中解放出來。在當時，關於文體文和語體文的論爭是很激烈的，不用說，自然是提倡語體文方面得到勝利：你今天感覺到的「現世文體文不為時尚」的問題本身也就是很有力的事實答覆。十多年前，我讀中學的時候，有一次同學間展開了文言文和語體文問題的辯論，有三位同學堅持着他們的成見，作文的時候，一定要用文言，但後來因為人家在各科上都進了步，而他們三人却仍停留在原來的階段上，於是他們投降了，用語體文作文了，看語體文的書籍了。這在三十年前或十多年前就已經得到了結論的問題，今天還再被提出，可見我們現在所生活的環境最低限度還存在着使人守舊甚至復古的因素。

社會發展是由原始部落社會進到農業的封建主義社會再進到工商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當我們還陶醉在自己已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時候，歐洲的許多國家已經由農業國家變成工業國了，甚至有些國已經由農本

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但中國却還停留在封建的農業社會裏，這個期間很長，因此中國文化也長期的長期的停留在封建思想裏，得不到發展，得不到解放。「五四」運動的政治要求是反封建反帝，所以在文化上也一定是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所以文言文已經不能適合表現新文化的內容了。連古代生活也不能充分表現的文言文，怎能用來表現現代人的生活呢？一件連小孩子也穿不合的衣服怎能叫一個大人穿得合呢？

語言文字這個工具，用得恰當就是簡潔，不恰當就不簡潔。文字要簡潔，話話就不要簡潔嗎？我們的祖先為什麼不教我們講文言，那不是簡潔嗎？就是因為那些東西不能充分表達我們的生活內容。有些人用文言文寫信就累贅萬千，毫無真情，寫起論文來就滿紙「嗚呼」「嗟夫」「噫」，簡潔又在那裡呢？「夫人者，兩足動物也」！比起「人是兩足動物」誰更簡潔？況且文言文含義不清，會不會令人誤解「夫人者」的「夫人」為「太太」呢？我不同意你說的文言文一定比語體文簡潔或所謂「紙短情長」，我們常在茶樓酒館讀到一些政府的通告，意思只不過叫大家「不要亂吐痰」，但文字却長到成百個字，離「簡潔」實在太遠。世人最怕的是「官樣文章」，為什麼？就是因

爲字多意少。『鏡花緣』中特別標榜的『蘇氏惠若蘭繡錦迴文璇璣圖』是很得人賞識的文字，其實那只不過是將詞句反反覆覆，如果譯成語體文是毫無意思的。況且文言文，同樣的幾個字，可以作幾種解釋的，比方『此生與彼生』五個字，可以解作『這一世人和那一世人』也可以解釋爲『這個學生和那個學生』，亦可以解釋爲『這個小生（做戲的小生）和那個小生』那真令人有『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的感覺呢！

我們的先人還給我們這種難於接受的文字實在不是怎麼值得感謝的。我們花了許多時間還不易學得幾句通順的語體文，如果更要多花幾倍的時間去學那些並不切實用的古文，那實在不是一般的青年所應該做或急於做的。更何況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才學得到幾句所謂『簡潔』的文言文，比起花去更短時間而學得了只多用幾個字然而却切實用的語體文實際上又是誰浪費誰簡潔呢？舉一個例吧：安南人沒有『國粹』，他們從前也讀中國書的，但受教育機會的人很少，所以近年他們採用了拼音字，人民只須學幾個月就可以自動讀書看報，得到新知識，知道怎樣去對付法國人的壓迫了。

你說：『國內對文體文之重視與港地有天壤之別。』這與事實不符。倒是港地太重視古文，國內的

小學生許久以來就不用讀（更不用背）古文的。你說，有些『所謂新思想之語體文藝刊物之創刊詞等皆恒以文言文代之』，這只是聞或有之不能稱爲『皆恒』。柳詒子先生是常寫舊詩的人，但他預言說：『五十年後再沒有人寫舊詩了』。由此可見對舊文學極有修養的人也不願爲它作辯護呢，所以偶然在報章雜誌裏出現些舊詩詞或文言文，那就當牠是一種『矛盾』看吧！這沒有什麼『奇怪』的。你問的關於『新中國憲法』的問題，我現在不想給與什麼評價，三年後你再想起牠吧，那時不用我來答覆你了。

我相信學生文藝會在『國文選讀』或『作品研究』中採用些文體文。

逸如君，因爲篇幅關係我要在這裡停筆了。我相信我的話一定還未能使你充分滿意的。不過，如你留心一下關於近幾十年來中國文化發展的文獻的話那你想得到的答案將更圓滿。同時，你如對我的答覆還有什麼意見的話，我還是歡迎同你討論的，或者我的意見太淺薄，我還可以請一位對此問題更有修養的朋友跟你當面討論，假若你有那需要的話。此信寫好後，忽讀華僑日報（六月三日）馬鑑教授的『中國文字之過去及將來』，希望你也找來一讀。



「的」「底」「地」的區別

秦牧

雅衍君：

你所提的問題，簡答如下：——

(一)「的」，「底」，「地」用處的區別是：「的」表形容，如「美麗的」，「壞的」等；「底」表所有，如「他底書」，「我底媽媽」等；「地」作副詞用，如「勤奮地工作」，「傷心地看着他」等；但「的」和「底」，也時常混用，如「我的書」「我底書」，都無不可。

(二)「，」和「；」，前一個叫「逗點」，後一個叫「支點」，凡一段話，已經意義完全的時候，我們就用一個句點「。」；當一句話不能表示一個完整的意義的時候，我們就用「逗點」；一句話，在整個的意義來講，它還沒有完全，但分別可以獨立時，就用支點，如上面回答第一個問題時，必須將「的」，「底」，「地」的用法都講完，意義才算完全，才

用一個「。」，但講完「的」的用法時，可以用一個「；」，講完「底」的用法時，又可以用一個「；」，因為它們都是一大段句子中的可以獨立的一小段。

(三)為什麼「天空」有的人寫成「太空」呢！其實還不祇寫成「太空」，有的人還寫成「霄漢」，「蒼穹」，「天字」，原來同樣一個概念，在文字上時常有幾個詞彙可以表達，前人用過的詞彙，後人也時常因襲運用，「太空」一詞本出自古書「關尹子」，同樣的也受到後人的因襲運用，這一大堆表示「天」的詞彙，祇有「天空」一詞還是活在我們嘴吧上的語言，「太空」，「霄漢」，「蒼穹」，「天字」已在我們的口語中死亡了！但仍在文字裏活着，尤其在離開口語的半文半白的文章裏活着，用那一個詞彙來表示「天」，都無不可，但真正用口語來寫文章，談到「天」時還是老老實實講「天空」好。



談爭取落後朋友

廖源

環境決定人的思想意識，什麼樣的思想意識就有什麼樣的生活表現。在目下的社會環境裏，想要求人們的思想意識生活表現都完全齊一的，那不但無法達到也沒有這個可能。可是有許多年青朋友却不去了解這一點，當碰到週圍有不少思想意識落後，生活表現得很不正常的朋友時，就只知道搖頭慨嘆，悲觀失望，甚或把自己和他們隔絕起來，弄到苦惱不堪。

不錯，客觀環境決定人的生活行為，但如果通過了主觀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改變了他的思想意識生活表現的；這裏不必多舉例子，在現實的社會裏隨處都有這種情形的存在。

因此，當你碰到一些落後的朋友時，你大可不必慨嘆，失望，而至和他們隔絕起來；而應該設想多些方法，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幫助他們克服了落後性，直到和自己緊密地團結一起，共同追求進步。怎樣去爭取落後的朋友呢，這就要看具體環境和對象如何而定；在這裡只能提供一個原則作為大家的

參考而已。

要爭取改造一個落後的朋友，切忌急躁，硬梆梆的一套公式；一急躁就變得沒耐性，主觀強，想對方由你的引導而立即改變過來，這是決不會成功的，因為一個人的轉變，不是短期間就可以完成的，由於急躁，在短期間沒有成就，於是，便認定對方是「頑固」的「不堪造就」的，因而便和他疏遠起來，這不但和你幫助他爭取他的原意相違，而且更會招致對方對你的反感。同時，套用一個硬梆梆的公式，對付落後的朋友也採取對付進步的朋友那般做法，一有輕微錯誤，便進行嚴厲批評，不顧環境，立即指責對方的缺點，或者對對方的要求馬上提得過份的高，如果他沒有很快轉變得適合自己的要求，那就心灰意冷，對他冷漠起來。這都是犯了錯誤的，把主觀願望代替了客觀事實，一定沒有好結果。一批評是進步的武器，這句話是絕對真理，但也要因人而施，看具體環境而靈活去運用，不能毫不看客觀條件如何而公式地應用，不

能把它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死教條般去套用。

要爭取一個落後的朋友轉變過來，必須多做說服的工作，首先和對方的個人情感搞好，多關切他的生活學習狀況和對他的痛苦不如意多予以同情，由於情感的日趨接近，也就有了常常提供意見的機會，多點說服，少點批評，這是開頭時應該緊記的原則，要有耐心，利用時機一次兩次無數次地向他解釋，主動地爭取機會教育他影響他，自己的立場要站穩，站得堅定，不要因和落後的朋友多接近，反被對方向自己傳染了他的落後性，或者做了他的尾巴。

靠了個人的力量有時是不夠得很的，這就必須依靠群眾的力量（集體的力量）了。比方，在對方的朋友圈中，看看有沒有頭腦較為清醒一點，較為進步一點的，設法找機會和他認識，多接近，然後通過他來幫助你去教育去爭取那位落後的朋友；同時，也應設法把對方介紹給你自已一些較好的朋友，讓他們多接近，關照你的朋友多去做些影響對方的工作，經過這幾方面的努力，長時間地意識地去做，集體的力量是可以幫助對方克服了落後性的。

如果有更好的條件，那麼把對方適當地介紹到一些較為開明進步的團體（或學校）裏去，讓他在團體

裏更多機會和群眾接觸，讓他更多機會去學習，過有意義的集體生活，通過集體的生活，集體的教育，這樣不但幫助他的轉變，而且還可能提高了他的文化水準。幫助他向前發展。

書報的介紹也是重要的，不過這要做得適當，切忌憑着個人主觀的見解，一股腦兒介紹一大堆不易為對方一下子接受的高深理論，當對方什麼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還搞不清楚的時候，有什麼理由一定要他去啃那些艱深的哲學經濟學……的理論呢，這不但不能叫他樂意去接受，而且反會叫他感到厭煩。所以，介紹書報時要摸準對方的胃口，了解他的興趣，然後逐步地有計劃地給他一個引導，這一點如做得適當，將大有幫助的。

由於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列舉過多的做法，而且，方法是靠人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一定的方法是要在一定的具體環境中才生作用的。朋友們，在實踐中，靈活地去想出更多更有效的方法吧。

歡
迎
訂
閱

談職業的等級

陳哲民

有位同學來信問：「在這個社會中，職業是否有上流下流之分？應不應該分等級？」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同時也是許多同學青年所要了解的，所以我們提出來談一談。

職業有沒有等級的分別，可以從理論和事實兩方面來看。

從道理上講，職業是不分等級的。我們知道：人類爲了生存，也就是爲了獲得生活上衣食住行的種種需要，必須從事勞動生產。人們吃的穿的和用的東西，都是人類以自己的勞力，製造生產得來的。人類這樣爲生活而從事的生產勞動，就是職業。最初原始人類的生活是非常簡單的，只有食的一種，而且是吃生的，所以當時人類的勞動也非常簡單，只是採集和漁獵，弄些果子和獸類來充飢。後來人類發見了火，發明了種植工具，發明了畜牧、農業、手工業，一步一步進化，於是人類的勞動，種類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隨着這樣的發展，人類的勞動，自然然的形成了勞動生產的分工。最初人類的分工，只是男和女的分工，女子採集，男子漁獵。後來才有了畜牧、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分工更加速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化。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生活

的需要越來越多，生產勞動的種類越來越多，分工也越來越精細，人類勞動的生產品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好。隨着分工的發展，就形成五花八門種種不同的職業。這樣，一個人要想又種田，又織布，又造屋，什麼都一個人自己做，不但成爲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事，所以人們只是選擇一種職業來做。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職業只有種類的不同，沒有等級的差別。但是從事實上來看，人們對職業的說法和想法，都覺得是有「上流」，「下流」，「高尚」，「下等」一種種差別的，而事實上，職業的的確確有等級差別。職業的不平等也正是表現人的不平等。在封建時代，有「士、農、工、商」的差別。把讀書人高高抬在四民的首位。而當時的大官小吏更在一股「士」的上面，皇帝更在大官之上，一般讀書人都爭着做「人上人」。要是飛黃騰達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真是不起了。雖然在元朝民間有「九儒十丐」的傳說，但「一官」仍居首位，「一工」仍排在第六位。（元朝民

間傳說人分爲十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農、八娼、九儒、十丐」。儘所以降到第九位，是因爲宋末儒生紛紛降元，無恥可賤，行同乞丐。現在呢？「官」仍自居首位。「士」仍自鳴清高，不屑勞動，看不超工農。只有「商」爬了上去，「官商一體」因爲現在是資本時代，有錢便有勢，有勢便有錢，便高人一等，趾高氣揚，把工人農民看做奴隸，對一般薪水階級，工錢勞動者，呼之便來，揮之則去。勞心者和勞力者之間人爲地劃着一道鴻溝，仍然因襲着封建時代的那一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歪曲理論，儘管在口頭上送一頂「神聖」的高帽子給勞工戴，而勞動和出賣勞力却幾乎變成了「下賤」的代名詞。特別是「太官」這一行職業，口頭上高唱是「人民的公僕」，實際上竊據高位，把國家財富當作私產，搜括出賣，把其他各業人民視作奴隸，生殺予奪，作威作福。而今天無恥之「士」，更助「官」爲虐，欺騙壓迫勞動人民，鑽營拍馬，力爭「上流」，十足自以爲是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一副奴才相。

從道理上講，職業是不分等級的，而從事實上說，職業又的確是分等級的。這是不是矛盾呢？是不是因爲事實上職業分等級，就可以推翻理論，而確定職業是應該分等級的呢？這是不可能的，因爲事實上職業分等級，是不合理的，正如社會存在着剝削的

事實一業。而且職業分等級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並不是原始人類勞動一開始就存在，只是當社會發展到某階段，人類社會出現了私有財產，出現了治者被治者，剝削者被剝削者階層的時候才形成的。所以隨着社會的進化發展，隨着私人財產的取消，治者被治者，剝削者被剝削者階層的消滅，職業的等級，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也一定要隨着消失的。

最後特別提出一點，就是我們對「勞動」的觀念，要有正確的認識。「勞動」向來被人輕視，認爲「勞動」是「下賤」的工作；同時「勞動」又被人硬分成「勞心」和「勞力」兩種，甚至「勞動」只是指「勞力」而言。這和「勞動」真正的價值和意義，恰恰相反。從人類歷史上看，從人類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來看，勞動是人類無價之寶：勞動創造了人類，勞動養活了人類，勞動創造了全世界的財富，人類社會的全部文化，就是數十萬年億萬人民集體勞動積累的成果。而人類勞動的意義，也和其他動物的動作不同，人類的勞動是不斷進步的，人類的勞動是心力合一，知行合一的勞動，人類在不斷的勞動中，運用頭腦學習經驗，隨時隨地改進的。所以人們看不起勞動，或把勞動硬分成勞心勞力，把理論和實踐分開來，都是最愚蠢不過的事了。

談金錢

莫迺群

世界上人人都怕窮，反過來說就是人人想有錢。試看：做工的人，總是希望工資增加；做生意的人，總是希望多多獲利；公司或商號的職員，總是希望除了薪水以外年終還有很多的紅利可分；還有許多人在希望自己所買的馬票，開出來是頭彩；就是諸位同學也一定希望自已父兄有錢，否則交不出學費，買不起書籍文具，進學校讀書的機會就沒有了，這不是很苦惱的嗎？

人人都想要錢，理由似乎很簡單，很明白，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天沒有錢都不行。住房子，就得先付房租；吃飯，就得拿錢去買柴、米、鹽、油、瓜菜、肉類；衣服、鞋、襪，也要用錢去買；搭電車、坐輪渡，也要二毫子買票；無論衣、食、住、行、飲茶、看戲，一切一切，都非用錢不可；只有錢才可以解決問題，否則，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是空的。我記得以前讀過的「論說文範」中有一篇論金錢的文章來，頭一句就是「錢之爲用大矣哉」！這篇文章是否精彩，我們且不去討論它，但是這一句話，的確是代表最普遍最流行的一種見解。

錢既然有這樣大的效用，社會上人人想要錢，當然就不足爲怪了。而且是極自然的道理。也正因爲人們每天都要用錢，才能解決生活問題，所以人們最關

心的便是怎樣去搵錢，一天忙到晚，就爲這件事，至於錢爲什麼有這樣大的效用？反而很少人去注意。但經濟學却研究這個問題。

錢爲什麼有這樣大的效用？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有人把現在的社會叫做金錢萬能的社會，的確錢在這個社會裏是神通廣大，金錢比人還強。現在的社會，金錢爲什麼會變成萬能呢？就是因爲現在的社會是商品經濟的社會，社會裏的一切東西都是商品，吃的東西、穿的東西、用的東西，固然是商品，就是藝術家的作品、著作家的文章，也都變成了商品，工人的體力，職員的智力，同樣也是商品。在一切都變成商品的時候，當然一切就可以賣買，賣買也叫做交換，賣買成交換，必須有一種東西做媒介、做標準，分別商品價值的高低，並爲任何賣主所樂於接受的這樣賣主才會願意把商品賣出。在商品經濟社會裡，一切的人都是賣主同時也是買主，單買而不賣或單賣而不買的人是沒有的，所以作爲賣買的媒介及標準的東西，必須是大家共同公認的，既然得到了大家共同承認，這種作爲賣買的媒介及標準的東西，自然就會具有施無不可的萬能的本領了。恰巧社會上大家公認金錢作爲賣買的媒介及標準，於是金錢就成爲萬能。金錢效用之巨大，原因就在這裡。

可是，社會上有錢的人，不一定有很大的本領，而有很大的聰明才智的人却不一定有錢。有些人因爲看不起沒有大本領的有錢人，連帶對錢也看不起，從前晉祿的時候，有一個人叫王衍，因爲看不起錢，發誓不講錢字。也有一些人覺得金錢萬能的社會不合理，主張把錢廢掉，不要用它。不管輕視錢也好，反對錢也好，他們都有一種意思，認爲錢不是好東西，錢造成了很多罪惡。這種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一點，他們都不了解金錢萬能的社會背景，他們都不了解金錢萬能是從商品經濟產生出來的。其實金錢是作爲買賣的媒介及標準，是大家公認的東西，它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社會上還要買賣交易，那就非用錢不可，如果社會上不要買賣交易，那當然就可以不必用錢了，金錢自然會被廢掉的。在歷史上，很古的時代，人類還是穴居野處，沒有買賣交易，也沒有金錢，將來人類更進步了，達到高度計劃經濟的社會，實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不須要買賣交易，金錢也就用不着了。現在商品經濟社會，的確有許多罪惡，比如貪污、敲榨等等，好像都是由於金錢而起，這許多罪惡，說與金錢有關，也未嘗不可，但最基本的原因，卻是社會制度，不能完全歸咎於金錢作祟。如果說在壞的社會制度裡面，金錢可能有壞的作用，但是在好的社會制度裡面，金錢卻可產生好的作用，這正如金錢可以買雞蛋、牛奶，也可以買鴉片、毒品一樣，所以好與壞不在金錢本身，這一點，我們需要分別清楚的。

（卜接第三頁）

另一方面，從文學的發展方向來看，詩到晚唐，已走向於一種形式主義，詩人所追求的，只是一種形式美，只是帶一種個人浪漫的情調的色彩。和杜甫時代不同，杜甫的詩都是具有強烈的社會性的。我們今日讀義山的詩，就必須注意到這一點。他在藝術上縱然有成就的地方，但在社會上卻沒有什麼好的影響，最多也不過得到一個唯美主義與象徵主義的名稱而已。不過，站在中國詩文學的歷史去研究它，也可以看出一種當時的趨勢。從前很多人，認爲義山的詩每句都有君國的寄託責任，其實，這是錯誤的。

義山原名商隱，爲河南人，曾官至檢校工部郎中。他可說是一個極富想像力的詩人，他是和李賀杜牧同時的。

元代的元好問有一篇詩是論及義山的：「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又清代王漁洋有句道：「一篇錦瑟解人難。」由此可見這篇詩是不容易懂的，上邊我所說的，也是一種很粗淺的解說，對與不對，還得請大家指教，不過既承讀者的詢問，不能不貢獻出這一些鄙見。

我反對考試

秋雲

過去我是學生，現在我是先生，過去我反對考試，現在我還是反對考試。

做一個中國學生，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從大學到留學或就業，最低限度也得攷一百幾十次試。萬一有一次名落孫山，好啦，你的生命就得多浪費一年或半年。

有人說，攷試是測驗一個人的知識和才能的尺度，假如廢除攷試，又從何知道學生成績？從何發現、選拔人才？其實現行的攷試制度，其公允性大可懷疑。在這裏，我可以舉出兩個例証：

有一年全國各公立大學統一招生，香港區的國文科試卷由A、B兩教授分別評閱，A教授打分數的標準是：最低六十分，最高九十五分；B教授的標準是：最低〇分，最高七十五分，同樣一張試卷，落在A教授或B教授的手裏，其幸與不幸，就有天淵之別了。

某君在一間私立大學裏念完了一年級，然後投攷某國立大學，又從一年級唸起，學期攷試，因成績不及格留級，他心裡不服氣，就拿前一間學校的資格去

攷本校的轉學試，竟獲成功，轉入了二年級。同一個學生，在同一間學校，攷升級試不及格，攷轉學試却及格了。根據攷試的標準，這個學生應該唸一年級還是二年級呢？

從前科學時代，人們說決定攷試成敗的條件有五：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第五才是讀書。語雖荒唐，其實也有一部份道理。這種「分高下於一日的短長，定優劣于一夫的棄取」的攷試，用來判定一個人的真功夫，大多數是不大可靠的。

又有人說，考試雖不見公平，但至少可以作為強迫學生用功的一種手段。其實為學而至於強迫，已大可哀，何況這樣強迫，根本也不能生效。就用功的學生來說，即使沒有考試，他的學習精神也能經常保持一定水準。就不用功的學生來說，考試的作用，最多能迫他開幾天夜車，這種臨時抱佛腳的學習，有如水瀉鴨背，隨談隨忘，又中什麼用？我們常常看到許多學生為了應付考試，廢寢忘餐，形容憔悴者有之，神經失常，身染痼疾者有之，結果既無益於學業，復有損於身心，都是由於考試制度的流弊。

在現行教育制度之下，要根本廢除考試，是辦不到的。在這裏，我只想提出幾點「改良主義」的辦法，如能實現，也算是功德無量：

(一)注重平時成績，考試成績至多佔總成績百分之四十。

(二)試題的內容不可過份偏僻，切勿以「難倒學生」為目標。「正德利用厚生論」之類的作文題目，「獅心王芮恰德死在那一年」之類的歷史題目，希

望不要再出現。

(三)考試時必須讓學生有充分時間去思索解答試題。例如某校要學生在一小時內做十二條幾何習題，兩小時內答二百條英文問答，簡直是「豈有此理」。

(四)考試後應該將試卷發還給學生，讓他有機會知道自己錯在什麼地方。

(五)盡可能以讀書筆記，習作……之類的作業代替考試。

怎樣同音樂結緣

郭杰

一 從天才談起

有些朋友說「我沒有音樂天才，因此我和音樂沒有緣份」如果你反問他，「天才是什麼呢」，那麼他也許會回答不出來的。

有些音樂大師說：「沒有耳朵」，——聽音不準確，或唱音度不準確的人，他將永遠不能學習音樂，這句話，如果從根本上去分析它，就會發現這是一個陰謀，就是說只有像他一樣有天賦才能的人才配學音樂，不然，凡夫俗子將永遠跟音樂結不了緣，這些大

師們說這句話的目的，無非是想把音樂更加神秘化，和作為私有的藝術而已。

最近我在一個學校裡舉行音樂試驗，有一件事實，給與我在解釋「天才」這個問題上無限的啓示。

陳同學他的年紀是十五歲左右，從前在鄉下讀書，前兩個學期才考進XX中學在前兩個學期的段考中，每次考唱歌，他都唱得不好，不是走音，就是把不住調子。甚至全部不依原來的旋律而唱出一些使人發笑的古怪調子，起初我到聽這樣的同學也覺得灰心，

覺得他在音樂方面是沒有辦法搞好的，可是他倒不灰心，他加入了歌詠團，不斷向我借音樂入門的書籍閱讀，很多時間可以看到他拿着一首歌曲一邊自己哼一邊打着拍子，看樣子，像極痴心的，然而，不要笑他，他這樣埋頭自學了整整一個學期，到今天，却看出他的「天才」來了。

前兩天，又舉行了一次唱歌試驗。陳同學又唱了，真想不到他這次唱得這樣好，曲調唱對了，拍子唱對了，強弱唱好了，而且整首歌經過他自己的處理，強弱快慢都唱得很適當，而且唱得那樣動人，怪不得當他唱完了。全班同學都報以喝彩的掌聲。

從這件事的啓示，我對「天才」的問題是想通了。

今天像陳同學一樣起初沒有音樂「天才」的年青人，實在多得很多。他們可能也聽不準音，唱不準音。甚至一點音樂的感覺都沒有，是不是他們都沒有「天才」呢？是不是他們生下來就是那麼愚昧呢？我覺得並不，追究原因，應該歸罪於在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的文化水平一般地落後，而這個落後，可以說是統治者有意造成的，具體一點說。無數年青人沒有音樂「天才」，是由於中國的音樂教育不普及。真正正的音樂學校，在全國還不到十間。（雖然新音樂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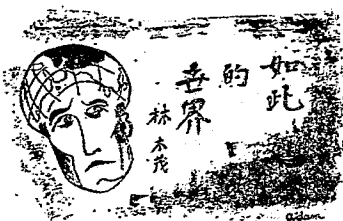
作者們已經在不斷地播放種子，然而由於客觀原因還沒有廣泛地每一個地區都很快地開花結果，而在窮鄉僻壤的地區更為嚴重）致使無數青年人無法接近音樂，由於接近少了，就會發生陌生的感覺，因此初接近音樂的朋友，往往覺得音樂很難學習，其實音樂也並不特別神秘和難於學習。問題在於你真正正學習了沒有，如果像陳同學這樣誠心誠意地學習，到一定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和音樂的距離並不遠！而他会招着手給你更多的年青人的活潑和歡樂！

「天才」是騙人的，六歲能演奏鋼琴的神童也並不是什麼真的「神童」，而是他在六歲以前就真正正學了一兩年鋼琴的。

因此，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唱得音也不準，拍子也不準確，看譜也不會，就放棄對音樂的接近，你可以從不斷的學習中，和音樂慢慢地結緣的。

「九十九分努力，一分天才」讓我們用音樂先師貝多芬的警語鼓勵我們自己。

（第一段完全文未完）



第二卷

科學家的罪過

北平，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北平分會成立。三月二十八日成立那一天，嚴濟慈主席，他說：「科學如浪費或誤用，足以毀滅人類。世界科學家正遭苦難，如桑里安，居里夫人在美一度被扣留」。

薛愚、孫雲濤、袁耀青呼喊指出，「凡研究原子彈、死霧、殺人細菌者，都是科學罪人」。

我正是指責那些埋頭埋腦終日去尋覓「殺人的原子能」的科學家們是人類的公敵，殺人的劊子手。聽見了在北平開會的這幾個科學家正義的呼聲，感到稍稍有點兒安慰。原來的科學家，當然都是人類，但許多都變成冷酷嗜殺的惡魔們的惡狗了！

他們得意揚揚的，研究殺人的兇器，一件比一件更兇，一件比一件殺得更多、更快、更殘酷。他們發明「殺人的原子能」，並不發明「救人的原子能」。

醫治一個肺病者的最有效的藥，直至今日還不能夠發明。但殺死整個長崎，整個廣島的所有的生物的原子彈反而發明了，而且這樣厲害的兇器，將來把整個世界都當作廢島的日子，也很快的到臨了吧。

我們想一想：「科學」是不是即是「殺人的學問」？「科學家」是不是即是「劊子手」？「科學家的研究室」是不是即是「兵器製造廠」？

否則，為什麼他們經年累月研究出來的，都是原子彈，死霧，殺人細菌。科學家們究竟做什麼的呢！科學對於人類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們需要生存的人類，是否需要如此的科學家，是否需要如此的科學呢？！

一個人謀殺別一個人的生命，那個人是殺人兇犯，是妨害他人生命的自由的罪人，尚且觸犯法律要處死刑。

一個名為科學家的人，謀殺整個國家的所有的人，甚至謀殺整個世界的人，所犯的罪惡豈非更大的嗎？我們為什麼容許他存在，為什麼不判他死刑！

為救人類而經年累月研究出鎗的居里夫人，這樣偉大的科學家，才是人類之友，才是人類的科學家！受人類的愛戴和崇敬而無愧。

但那些埋頭埋腦研究殺人，怎樣可以殺得多，

得更快，更殘酷的科學家，是人類的公敵罷了，不是人類的科學家，我們不要給他以尊敬，我們應該給予他們以嚴厲的制裁和懲罰，爲了保障我們人類的生命的自由。

四月六日

想活，活不了。想嫁，嫁不出。

「據東京政市府調查，東京區內戰爭所遺之寡婦，刻正陷入悲慘之生活境遇中。在二萬三千九百四十家婦女主持家計之家庭中，百分之七十二之主婦，均爲寡婦，因此次戰爭中，日本婦女有三分之一失去其良人。上述家庭中，除百分之七十二爲寡婦外，其餘百分之二十五，其夫在蘇聯控制區內，尚未回家，另有百分之三，則爲棄婦。此輩婦女中，百分之廿六甚不健康，主要係肺病及營養不良，百分之七十均無職業。此輩婦女之收入，百分之三十八係政府對於寡婦生活保障之津貼，其餘則賴在黑市變賣衣服及其他所有物。多數寡婦均願再婚，惟在目前之男荒中，殊爲困難。據上次戶口調查，男女人數之比例，爲九十五對一百。」

戰事給予女人的苦難，在歷史上，往往更甚於男人。作戰的兵士每到一個地方，必定把強姦（甚至輪

姦），殺戮，擄劫加於女人的身上。無論文明到如何程度的國家的軍隊都是一樣。姦淫，殺戮，擄劫女人已成爲戰時國際公法。日軍到中國，德軍到巴黎，固然如此這般。甚至彼此同一戰線的友邦軍士，到友邦來，也搞得雞犬不寧，當街劫持，登堂入室。絕不友誼！此種獸行，戰時在內地。我們見得多聽得多了。戰後的上海不是還有嗎，北平的沈崇案，全國全世界都知道的吧。

作戰的時候，國家土地，子女玉帛，都成爲侵略蹂躪之物。然而友邦的婦女也蹂躪及之，又作何解釋呢？

總之在戰爭中，女人都是犧牲品！

在泯滅人性的戰爭中，女人是瘋狂的兵士手裏廉價的玩具。

男人被拖去作戰，強姦別人家裡的女人。別人家裡的男人進攻到自己國家來了，又把自己家裡的女人蹂躪。

日本的婦女，在此戰爭中，還倖免於被姦淫的恥辱。（雖然，被佔領後多少也有，但還是少數。）不過因爲戰爭，而失去了丈夫，而成爲寡婦。這完全由於她們國內的好戰者，招致來的苦痛。她們原本有歡樂的家庭，即使是柴米夫妻的生活，她們也過着平安

的歲月。

但她們的好戰者却侵畧別人的國家，尤其是蹂躪了別人家庭的幸福。把別人的丈夫殺死了；又姦淫了別人的妻子。種下了惡因，自然收穫了惡果。這是好戰者之天刑，好戰者之罪與罰。

日本的婦女們是無辜的，遭受戰禍蔓延的全世界的婦女們當然更無辜。追尋禍首，日本的婦女們，應該將今日她們所受的苦難，向日本的好戰者和她們的罪魁裕仁清算。

凡屬因此次戰爭而失去丈夫以至守寡的，日本的婦女們，要向裕仁和他的好戰的同謀犯，追償回她們的男人生命的損失，以及她們所遭受一切的損失。向裕仁等要求給她們以男人和生活上一切的需要。

如果不是他們的好戰，日本的婦女又何至遭受今日的：「想活，活不了，想嫁嫁不出。」這樣的苦難。

日本的婦女們，全世界的婦女們，大家都應該覺醒了吧，戰事祇有給予人類以普遍的災難，不會讓那一個國家的人民獨得僥倖之福的，無論是戰勝國或是戰敗國。

你們應該一致的反對戰爭，阻止戰爭！

（四月某日）

先生難捱。家長難做

諺語說：「不窮，不教學。」

教了學，却愈教愈窮。

以前月薪一百幾十元的先生，尚可養家，雖然不能仰事父母，但尚可哺畜妻兒。勉強捱得住。現在呢月入二三千萬，不要說仰事父母了，連哺畜妻兒都不能够。飢不足爲食，寒不足爲衣，疾病不足爲治理。蓬首垢服，面有菜色。

本來做教師這種人，淡泊名利，毫無野心，清心寡慾。犧牲了自己的前程，窮年累月，都是爲國家社會作育人材，啓發愚蒙，將知，能傳授於後一代。他們不是爲自己，完全爲別人的前途而工作。

這種的職業，比諸任何的職業，都是更充瀅着社會意義的工作；而且更加沒有個人的利祿觀念的職業。做這一行業的人，志行清高，國家社會均應愛護獎勵的。

然而，他們頭髮長了，不能剪。鞋穿祅破，不能買。終歲素食，營養缺乏。自己教別人的子女，自己的子女，反而沒有書念，在街頭巷尾玩泥砂。

某地一所中學，有位老先生，已經做了二十年教務主任，眼看著別人的子弟，讀完了中學，念大學，

自己的兒子却失學，在學校里做一份傳達。

我們教育界裏知名的夏巧尊先生，盡瘁了教育工作一生，他的公子也念不起中學。名教授兼名詩人的朱自清先生，他的公子也祇好做一名校對。

大學教授為生活困苦所迫而自殺的新聞，已經毫不稀罕，從事教育工作者，收入往往不及一個銀行裡的聽差；不及街上的一個踏三輪車的車伕。這是什麼道理？這又成何世界？

尊師重道，雖然是弟子們的事，但國家和社會，也不能太蔑視了為國家社會而犧牲了自己的一生的教育界的吧！

記得勝利後不久，上海的教育界因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學校增收學費。當時便引起社會人士的不諒解的責難，有關當局的制止。

當然，學費增加，便直接增加了家長的負擔。做人父母的便難做了。若不增加，做人先生的也有妻子要養兒女要娶父怎樣捱下去呢！這時候：有子女須要受教育的家長們，固然難做，有妻兒要養育的教育工作者實在亦捱不了。我們要互相了解，也要彼此諒解。然後找尋根本的澈底的辦法，不是「責難」和「制止」可以解決之道。本來教育是屬於國家行政範圍，也屬於社會福利事業。並不是昔日的「家塾」，家長做東主，先生做西賓的相對的。

明白了這一點，也就知道應該怎樣解決，責任誰屬了吧。

照現代的文明國來說，設立學校，是國家的責任，給予青年以義務的教育，也是國家的職責。如果能夠在行政費預算中，多多的給予教育方面的開支，真正正正的實行教育第一，那麼，問題實在簡單得很的。

前進

廣州培李瑞麟
桂中學

讓暴雨打着我們的頭，
讓狂風吹到我們發抖，
讓黑暗包圍着四周，
我們總是永遠前進決不退後。
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
青年人的意志是堅強的。
誰給我們白眼，
就等於誰給我們鼓勵。
誰向我們嘲笑，
就等於誰給我們警惕。
我們深信着：
黑暗絕不能把光明永遠吞沒，
太陽絕不能永遠離開人間。
理智的花叢，
是準備給追求真理的人開放的，
前進吧！朋友
在真理的旗幟下和敵人搏鬥！

四月二十九日

模範學生

陳德政

我縮在一間打鐵店轉彎的牆角裡，一隻手按着餓得發慌的肚子，牠正像鐵匠的風箱似的呼呼地響，不肯停止。

我沒辦法找到東西去填這空虛的二天沒有吃飯的肚子，前天從竹店裡逃出來的時候，我袋中還有二萬元，現在我袋子已經空空的了。唉！怎麼辦呢？向那些好心的先生乞捨吧！却又不知道怎樣開口，而且這也是很羞恥的事，不過肚子很餓，今天不吃飯明天也得吃飯呀！於是我等待着，一個穿中山裝的中年男人從我面前走過，我漲紅了臉叫了一聲「先生！」手還沒有伸出去，他已經走了！唉！他沒有聽見；我應該爬起來追上去呀！我正想着，一個穿旗袍的女人又走過去了！當我鼓起勇氣這樣做的時候，一個穿軍服的學生却走過來了！他鐵鑄鼻子向我投下了一個鄙夷的眼光，這眼光真使我難過，我又蹲下去了！肚子還是不停地響着，我想用回憶來忘却這饑餓的痛苦！於是我想着一個月前學校裏快樂的情形，在熱烈的掌聲中我神氣地走上台領受方老師給我的段考第一名的獎品，我只不過是快樂一個晚上，第二天哥

哥就被那個漢奸鄉長叫人找去當壯丁了！我痛哭着也沒有用，不到三天，嫂嫂又捲了家中的東西跑回娘家去！我就成了無家的孤兒了！我不再到學校去，方老師一定會說我驕傲了偷懶了……

我又想起那個大木船，堂叔叔就是和我搭這條船出來的，這個城市是那麼熱鬧啊！叔叔却把我賣給竹店的老板，我怎麼願意跟老板一家人洗衣服倒痰盂呢！我怎麼願意忍受老板的旱烟筒和老板娘的竹片敲打的生活呀！不到一個禮拜我拿着老板給我兩萬元買烟絲的錢逃出來了！唉：只不過是前天的事，我却好像過了幾年一樣，我不知走向那裡去，只是走到疲倦就在這打鐵店轉彎地方蹲下來了！我愈想也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覺得肚餓，沒辦法制止肚子的饑餓，於是爬起身來走向那熱鬧的堤岸，我想也許在那裏我會獲得什麼食物吧！不然，望見了那條大木船，我會遇見熟人吧……

我穿過了大街，在人海裏無力地擠着，我看見了很多發光的玻璃錢袋掛在漂亮的女太太們的肩，紅色的黑色的，我想錢袋內面一定裝着很多錢，我有一

個就好啦！我買碗麵吃，我要搭那條大木船回去讀書，我要向方老師訴說我的災難，他很愛我，常常摸著我的頭說：「小常是個聰明好學的孩子，將來希望很大……」唉！如果我不從竹店裡逃出來，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只有永遠做一個打雜的學徒吧了！現在，我沒有飯吃，沒有地方住又有什麼希望呢？

我走到了堤岸上，天也快黑起來了：我又找到了那個寫着「一八四」的碼頭，那條好玩的大木船吐着許多火星怪叫着駛前來了；我靠着電線桿疲乏無力地望着這個大怪物駛近碼頭，它張開了嘴吧，放出了許多人和貨物，我希望在這許多人中間能夠發現到我的老師，我聞到一陣陣堤岸邊擺賣的五香豬蹄的香味，肚子叫得更厲害了！我用手緊按着牠。一個苦力揹着一個木箱放在我面前，一個軍官和漂亮的穿綠旗袍的女人跟上來，那個軍官囑咐那女人看着箱子，他又帶那個苦力走下船去，我的眼前閃紅着光，我望到了這個太太手上掛着的玻璃手袋，一個念頭閃在我腦中，我的心卜卜的跳，我臉上熱辣辣地發紅，這時那工人又指上了一個大網籃放在牠側邊又走下船去了。

我望見網籃內面有臉盆和包包的東西，那個女太太回轉頭看見我望着那網籃，她投給我憎厭的眼光，轉過身去觀察那網籃的繩子，繩子斷了一段，她把

錢袋放在木箱上埋下頭去縛繩子，我的目光轉到了那在夕陽中發亮的錢袋，我的腳抖着，我撲前去攫取了那錢袋直沿着堤岸逃跑，我不想應該跑去什麼地方，只是覺得跑得愈快愈好，我的耳旁轉着呼呼的風聲，有人的尖叫，我好像看見了珠江鐵橋在前面倒下來，人們變成了渾黑的廢影在旋轉，突然我被一堆了一把撲倒在地上，我想爬起來却被一個大手抓住了，那個軍官氣喘喘地從我手中搶回那個錢袋，我的臉上受了猛烈的一擊，接着一個拳頭落在我身上，我感到一陣痛楚，眼前閃着許多火星，在痛楚和昏迷中我聽見了許多叱喝聲罵聲，我羞恥和無力地癱坐在地上，突然我聽見一個熟悉的溫柔的聲音有人把我拉起來，叫我的名字，抬起眼睛我驚呼了一聲「啊！」，我想逃跑他用力地抓住了我，我用雙手掩住臉孔哭起來，我說不出自己的感覺，羞恥和恐怖擾亂了我的心，我耳中響着方老師的聲音，我不敢去看他，因為我做了賊呀……在我的周圍是許多噙笑的眼睛逼視我……

我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時間站在那人羣中間，忽然，我聽見了方老師大聲的向那些圍着看的人說：「諸位先生：這個孩子是我的學生，請你們先不要發笑，他還是學校的模範學生哩！今天我從學校搭船出來，就看見他搶人家的東西……」這時他停頓了一下，

我的心痛苦萬分，想跪在他面前對他說明我的遭遇，他接着又用悲痛的聲音說下去：

「他一個月沒來上學，我不相信一個孩子就會變得這麼快，小常！你來！」他拉着我的手用萬分沉痛的語調說：「你對大家說明白，你怎樣走出來這裏，你做了什麼事？……」

這時我的眼淚不停的奔湧，我抬起頭沉痛地叫了一聲「老師！」我望着他那黝黑的臉孔，我用淚水說出我家庭的轉變，哥哥怎樣被拉去，幾天之間我成了孤兒，我被入賣做學徒，我忍不住氣，挨餓；抵不住飢餓的摧殘於是我搶了……

「小常……小常……你……」方老師說不出話，他俯下了頭緊捏着我的手，一滴眼淚落在我手上，「喂！這個給你！」什麼東西塞到我手中，在淚光中我看到一塊波羅麵包，誰給我的？我轉過身去，一個賣麵包的孩子正急急走開，我沒有追上去道謝，只是慚愧地捏着這塊麵包，一種熱流過了我的心……

那天晚上，我在方老師的家裡哭了一個晚上，方老師不住地安慰我，鼓勵我，他告訴他不同到學校去敬養了；因為他觸怒了那個以前是漢奸現在是鄉長的人，他將到一個新的地方去工作，他決定把我一齊帶走……

馬與驢

(海涅)

林 林譯

列車帶着客車，機車和看守者，

呆板地嚼着蘆草。

向前長驅，

烟突噴發着烟，

像一個勇猛的老罪犯。

馬以疑異的眼光

注視着列車；

四肢顫慄得好奇怪，

牠嘆息地說道：

「這情況真使我顫慄啊！」

列車走過農場，籬笆，

一隻灰色馬在汽笛聲中，

伸出牠的頭，而驢子站立

我相信我要是生來是

一隻栗馬，黑馬，褐馬，

爲了恐怖也會變色，

像現在一隻灰色馬。

「騎馬的人們，無疑

已陷於命運的運流裡；

我雖是一隻灰色馬，

只能看到前途黑茫茫。

「這些機器的競爭，我們可憐的馬定被淘汰，因為人們寧可騎鐵馬，假如牠的力量是這麼巨大。」

「假如人們對於騎乘毋需我們的協助，就得跟燕麥和草秣告別，我們那有生存的機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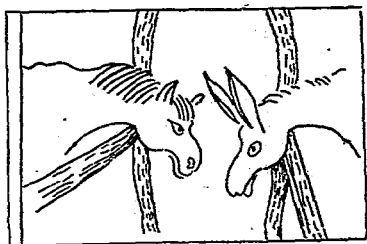
「人心堅硬像石頭，他不把什麼施予我們，他們將我們趕出馬廄，飢餓來臨那是多麼悲慘！！」

「我們不能借，不能偷，恰似人們的命運艱苦；我們不能像狐媚的人和狗，而成為馬屠戶的刀下物。」

馬發了半聲又長歎息：「那時候驢子靠近着馬，

牠嚼着兩粒稻草尖，似乎沒有什麼威脅着牠

牠以柔美的聲音回答，牠的舌頭舐着口罩，



「將來什麼情形，並不傷着我的腦筋。」

「無疑，你驕傲的馬已受威脅，快樂已遠離了你的前途，但是我們朴實的驢子，

並不憂慮現在或將來有什麼危機。

「灰色馬，栗色馬，斑馬，黑馬，也許通通無工可做，啊！真的……但是機器仁兄却不能以長烟突，來搶我們驢的飯盤。」

「機器雖然機巧，也是人的思想製造，驢子做為人類勞動一份子，要有其生存之道。」

「上帝不會拋棄他的驢子，牠從安定的服務觀念，師承先輩的做爲，每天拖磨，這場面並不是不漂亮啊。」

磨機輪響，磨工工作勤，碾粉在袋中裝得飽飽，人民在他們烤好之後，吃着他們的麵包。

在自然的樣式與平凡方式中，世界將永遠保持它的轉動，驢子永不洩汰，正如自然本身的原態。

狼和綿羊

經過了若干年和無數次的戰爭，
狼和綿羊簽訂了停戰協定，
這對雙方都似乎是很好的事，



教訓

騎士的時代過去了，
驕傲的駿馬必定挨餓；
但是我敢說，驢子
永不會缺乏牠的燕麥和草秣。

拉芳丹納（法）
金 杰 譯

因為狼攫食愈多迷途的綿羊，
牧羊人也用狼皮做更多的衣裳；
綿羊不能自由地在牧場上食草，
狼也不能自由地找食，
雙方都提心吊胆過日子。
和平協定雙方要交抵押品作質：
狼用小狼，綿羊用小狗，
抵押品的交換按照普通的儀式，
而且各派代表來執行。

雄鷄和狐狸

一個靈敏機智的老雄鷄，
站在一顆樹的樹枝上守望，
一個狐狸來到樹下對雄鷄說，

過了相當時候小狼長成了大狼，
誰都知道狼是好殺成性，
他們唾着牧人不在羊棚裡的時候，
揀擇肥胖的綿羊，咬殺了一半以上
用牙齒拖到森林裡嚼食，
他們秘密通知他們的同類，
綿羊的抵押品小狗，
這時正在安穩地熟睡。
他們還趕不及醒來，
一個個給狼撲殺了，
沒有一個能够逃走。

由此可以知道，
對惡人要不斷的鬥爭，
雖然和平是福，
但是對沒有信義的敵人，
和平的結果那裏會好？

拉芳丹納（法）
金 杰 譯

聲音是那壓溫和地：
「雄鷄兄弟，我們之間已再沒有戰爭，」

這一次是真正的普遍和平

我特自到來告訴你，
讓我熱烈地擁抱你以表示和平的歡喜。

請快些下來吧！

我今天還要趕二十站的路程呢。

你和你的同類，自今以後，
可以放心從事你們的工作，
再用不着有什麼恐懼，

我還可以替你們服務像兄弟一樣，
自今晚開始，可以燃起慶祝和平的
火炬；

但是現在首先請你下來吧，

接受我的親吻以示親密的友誼。」
雄鷄答道：「朋友，再沒有比這和
平的消息，

更好更使人快樂的消息了；
尤其是你把這消息帶給我，
更使我加倍的歡樂。

我看見了兩頭獵犬，

我相信他們也是報道和平的信使，
他們跑得多么快呀！



就快要來到我們這裡了，
我就下來吧！我們可以熱烈地親吻
呢！

「好！再會！」狐狸說：「我還要
趕很遠的路程，

讓我們下次再慶祝這一次的和平。

「狐狸立刻夾着尾巴跑回他的窩裏，
詭計沒有成功，他十分垂頭喪氣，

雄鷄却忍不住哈哈大笑，
騙了一個騙子，他是加倍的歡喜。

失學有感 何若凡

年華既十七，
意志更奮激。
本應求學去，
環境偏困迫。
同窗多升班，
獨自留家泣。
入校既無能，
惟自習於室。
室中書無多，
欲購苦無力？
學問知難求，
且夕勤溫習。
雖處貧官外，
書卷不忍釋。
夜久尚吟哦，
蟲聲和唧唧。
前途欲遠大，
披荆又斬棘。

自然的慾望

晴外晴

「青年男子，
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郎，
誰個不善懷春。」

惟其誰個皆善鍾情誰個皆善懷春
正可見其如此的平常
此乃生命力蓬勃的衝動

自然的慾望

有什麼「至神至聖」

不過自然賦予一切動物的本能

生和死交代的責任

又何必爲此而哀痛

把這種極平常的本能的衝動過份的誇張

第一節所引之句；係歌德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序詩。歌德太把戀愛誇張認爲「至神至聖」之行爲。但我却不敢苟同。年紀愈長，閱歷愈深的今日；愈感悟到所謂「至神至聖」之說的是非。一切動物的平常的戀愛，徒然是自然的慾望，生命交替的本能而已。實在無須張大其價值的。最近讀四月份的「學文」有些讀者說：「我須要戀愛知識」。我現雖然暫時未有興趣去寫戀愛論文，但檢出這一篇詩來給讀者，想也是一得的偏見。



談炸藥

王淑

我們一想到戰爭的殘酷，便想到炸藥來了，槍彈、炮彈、炸彈、地雷、各色各樣的殺人東西，都是依靠着炸藥的。

炸藥本身有罪嗎？炸藥本身是沒有罪的，如果我們把它用得恰當，像開鑛山，炸礮石，修公路等等事業，它只會把幸福給與人類，只可惜我們是很少看見這樣的用它，炸藥是被戰爭販子用來殘殺人類了，目前世界各處屠殺人民的大炮彈，火箭炮彈，不都是那些喪盡天良的傢伙供給嗎？

一提到炸藥，便使人記起大名鼎鼎的諾貝爾，他在一八八八年的時候，創製了一種名玻里斯太特（Ballistite）的無烟炸藥，這種炸藥是用低氮量的硝化纖維與硝化甘油膠化而成的，威力大極了，諾貝爾因了這個發明還發了一筆大財，後來，諾貝爾痛苦極了，他看見人與人間的殘殺更慘烈，他很後悔他的這個發明，但他不了解這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造成的罪惡，在他晚年的時候，他曾在他的實驗室里，想偷偷地

發明一種東西使人類能和平相處，這那里是實驗室能解決的事情呢？他當然失敗了，他便在這種憂鬱中死去。「諾貝爾獎金」便是尊崇他的遺囑拿來作基金的，這筆獎金中有很大的比例是贈送給對世界和平有貢獻的偉人的。

炸藥不全是固體，也有液體，如像硝化甘油便是一種液體炸藥，炸藥會有那樣強的威力，是因為一定量的固體或液體，一下變成比體積大數千倍或數萬倍的氣體的缘故，這種變化的時間越快，爆炸力越強。有時竟快到五萬分之一秒的速度，炸藥爆炸時，因速度很快，所以發生迅速的閃光。

够資格作軍用炸藥的，條件很苛刻，除了成本不宜太高，處理時又無危險而外，還要注意下列這些事

項，如像：須要知道它的化學反應，爆炸的速度，爆炸所及的溫度，所生的熱量和炸藥的相對強度，靈敏度，穩定度，密度，比熱，收濕性，以及對金屬的作用等等。

一般常用的烈性炸藥，是三硝甲苯（Trinitro-Toluene），簡稱TNT，他的化學式是 $C_6H_2(NO_2)_3$ ，它是一種極穩定的炸藥，又沒有腐蝕性，故放在炸彈或魚雷中不會影響彈壳。

不過自從原子能發現後，炸藥的威力便大為減色。如同德法西斯主義不消滅，炸藥的主要用處是殺人一樣，原子能在美國是只能做原子彈的。

炸藥只有在民主的，人民做了主人的國家，才能為人民謀幸福，像蘇聯國內的好多大工程都靠着炸藥來幫助。

四八、五月

「長生塔」

加因

巴金做的。文化生出版社出

長生塔，這是巴金做的一本童話，內中包括「長生塔」「塔的秘密」，「圓身珠」，「能言樹」等四篇童話。

「長生塔」是寫一個國王到了老年，恐怕自己死

掉，很想長生不老。他派了許多大臣到處去找長生不老的藥。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東西，當然是找不到的。這些大臣一個個的被殺了。以後有幾個年老的人說，長生不老的仙藥，從前的確是有過的，而且藏在那一座廿七層的長生寶塔里。可是如今失傳了，聽說塔也倒塌了。那些聰明的大臣建議起一座廿七層長生塔，國王住在裡面，就可以長生了。於是國王下令，成千成萬的賤民，絡繹不絕的像囚犯一樣，從山里，海邊被押到京城里來。開始建築廿七層塔。

饑餓和疲勞折磨着每個人，在最初幾天逃走了幾十個賤民。但留下來的所受的待遇更加糟了，將軍們爲了防範他們逃走，每個賤民都被加上了腳鐐，經常被皮鞭抽打。

在這塔的基石上，都染着賤民的血淚，工作是日夜的不停地做着。許多賤民餓死了，許多賤民累死了。

怨憤和詛咒的聲音。刺着國王的耳朵，國王被擾亂得害怕，於是又下令殺了很多的賤民。不久，塔修成了廿二層，那時國王已經病倒了，大臣們看情形，國王的性命已不能等到廿七層的完成，于是就佈置起來，讓國王到塔里面去住。

這些臣子們歡喜，國王也高興啊，那些賤民仍舊

在痛苦中生活。不料，他們還沒有高興完，塔倒了，這些國王，大臣，王妃，都完蛋了。

「塔的秘密」是說，長生塔的倒塌，是賤民們不甘心他們的命運，所以不肯把那座塔建造得很堅固。他們想出了一個復仇的辦法：他們在一塊基石里面藏了一張塔的秘密，記載着建造這塔的經過，這是用無數人的血寫成的。這秘密在過了若干年以後，倘使被發見出來，拿在塔面燒燬了，塔就會馬上倒塌，而長生的仙藥也就失了效用。

當然啦，千萬個工人中，最後存在五個人之中，都被國王抓去了。國王的威脅利誘也無法得到這秘密，結果是一個工人的孩子將這張紙吞下了肚去。前面說過，塔倒了，也就是這張紙被拿出來燒燬了。

「隱身珠」是說有一年年歲不好，遇着天旱，許多田里的稻都枯死了，種田的人沒有什麼收穫，衙門里的差役却來迫逼着收租稅，幾個人被捉了去，另一些人受了毆打。差役們還未滿足，他們挨戶的勒索，得不到錢，就把可以拿走的東西都帶走了。那些吃樹皮草根的人被逼得無法生活，就鬧起事來，把差役們圍打一頓，把被搶的東西都搶回去，不久，大隊人馬來了，將這些烏合之衆打散！殺呀、燒呀、捉呀！這村子只剩下一些老太婆和小孩子，不久，那個老實的數

書先生也被捕了。說他是鼓動種田人鬧事。並且說他有隱身珠，他帶了這寶物，做什麼事情，不會被別人看見的。縣官叫人將教書先生，丟下河之後，就到他家里搜查。在搜查的時候，他的兒子偶然在地下看到一顆小小紅珠子，急忙吞下肚里。不久，口很渴，喝了很多水都不够，于是到河里喝水，這時候，他變成一條龍，龍的眼睛流着痛苦的淚，他憤怒那些壓迫他們的官吏，他搖動身子走到縣城里，經過的地方都成河了，縣里面的官吏都被淹死了。

「龍言樹」是寫一個殘暴的國王，大量的殺害年

與友人討論學英文

藍白

青孩子。他認為年青的孩子們，沒有跑到過宮殿附近去叫過「國王萬歲」，也從沒有一個孩子把一隻腳踏在賤民的頭上，這是有罪的。在被害的年青人之一個，被挖了眼睛，他的妹妹，在樹林中找到他，他不肯回家。他的妹妹哭了。她的眼淚被一株青年的樹吸收進去，從樹根一直到樹梢，這株樹好像受到了一次魔術似的，牠的內部起了極大的變動，牠說起話來了：「這一切的安排都不合理的。在這地上的一切的人情都沒有差別。去吧，去幫助別人，同別人，愛別人。同情愛，這是沒有罪的。」

朋友：你的來信已展讀了，這些埋怨我，恨我，討厭我，和罵我無情的話，我是不會記恨在心上，我也不會因此而惱你，更不會也不願意如你說從此和你絕交，然而我不承認你罵得合理，而我也不是一个無情的人。我得向你表白解釋，我更懷着萬二分的熱情，希望你能從此放下自私的心情，向着為人群而奮鬥的路上走！在血的征途上我希望多一個朋友。

在我們互相爭辯而無結果的第五天，我悻悻的心情已平淡下去了，當天我收到你的來信，你還是悻悻

的自大地為你自私的觀念強辯。朋友，你說我是一個窮工人而當然為工人着想，說我沒錢念英文，而反對你念英文。朋友，我是一個窮工人，我當然要為大眾窮工人着想，尋找窮工人的出路和自由。我承認我是沒錢念英文，但是我反對你念英文的原因不是爲了我沒錢念而嫉妒你，甚至反對你念，是我看見你的國文修養太低劣了，從你的來信上說，字體東斜西倒。文字也說不上通順，而且連你的名字那個「瑩」你也弄成個「牽」的樣子來，朋友，我不會因此而恥笑你，

反之我感到一陣無名的難過。朋友，你的國文程度真的低到這地步，任何一個也不會信你是小學畢業的。就是我真的知道你的確念了六年書，不過你的程度比較三年的還低得可憐呵。

朋友，中文程度這樣差，而你偏偏走去念英文，你自己是中國人呵，是否忘却了本國文化是榮幸的事？朋友你說住在香港而不識英文是可羞恥的嗎？而你那知道身為中國人而不識國文的人更羞煞人哩！你還說：如果在此地不識英文的人祇可做一些低下粗賤的苦工，你又說難道一個勞碌奔波的苦力底生活會比較坐在洋行梳化椅中口含雪茄烟安閒的人底生活幸福嗎？當然，你的話是對的，但我覺得你太自私，太不長進了，你應該為求多一點知識而去念英文，不該為將來一時的安逸而去學習。你該知道，一已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呵，正如你住的是石屎樓而隔鄰的木屋失火了，你還放心高枕而臥嗎？如果大家沒飯吃的話，那你雖有珍饈滿桌的飯也是吃不成的，你說我目光太低嗎？沒有進取心嗎？不會吧！我不過沒有把眼向上層看，我也沒有發大財的本領。雖然我是一個窮工人，但我不會羨慕富有的人，我更不願去學習發財的本事，我是沒有吸取別人的血汗而為自肥的勇氣呢！我祇是站在工人的地位負起工人的責任，更為工人找

尋光明的路就夠了。

朋友，也許我當時過火了一些，然而，爲了我們是在爭取一個真理，爲了這，我也許會創傷一點你的自尊心，然而你又何常體念到我呢？終於我看見你不理我，而我也悻悻然的走了，而且連着幾天也沒有來看你，於是你說我無情就是爲了這吧？

像這樣的爭辯已不止一次了，不過以這一次爲劇一點，本來我們的生活不同，思想各異，階級相差，興趣也談不上相投，志向不是背道而馳的本來就沒有了一條同的路，但我們為什麼會成爲朋友，而且不是普通的朋友呢？這就是爲了我們有一點熱情，我以爲可以靠着這點熱情，互相砥礪，以爲可以犧牲一己的偏見去互相改進走向正義的大道上走的，因爲青年人應有犧牲自己去成全大眾的使命的精神。

朋友，我希望你能改變一下思想，把眼光向群眾裏找尋你真正的樂趣，把消耗在看大圖片的時間去學習國文，如果不是的話，我敢心再過一個時期，我和你之間的說話非聘一個翻譯員不行了。

朋友，我坦白，熱情的告訴你，你那正沉醉在做大官，發大財，安逸享樂的大夢應該醒了，你看清楚一下，不要給霧迷了眼睛，時代的巨輪正向那一條路邁進着！朋友，走在我之前吧，你的朋友不是真正無情的。

看「丹娘」

楊慧

星期日的早晨，我約了幾位同學到對面平安戲院看丹娘。這是一套蘇聯的映片。故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有一個女子，名叫丹娘，當她小的時候，她的母親時常講英雄故事給她聽，而且還說：「一個人能爲國家犧牲自己，死了猶生。」

九歲的時候，母親便送丹娘入學讀書。她從此便過着學校的生活，而且是一個模範生，先生、同學都很敬愛她。有一天，當放學時候，她看看貓頭鷹先生非常暴躁，她就走近去細聽，原來先生正在看報，他看見報紙上載着法西斯德國非常強橫，侵略鄰國的國土，便大怒咆哮！丹娘問道：「爲什麼我們還容許法西斯的存在呢？」先生道：「因爲人民一向貪生怕死！不理國家興亡。」所以被外國人欺侮——丹娘聽了，於是天天寫日記。「爲國家犧牲，一定幸福」。她從小就有了愛國思想。

她到十七歲的那一年，正是畢業的當兒，剛巧戰

事爆發，丹娘讀書的學校也被炸燬了！在這時候那位貓頭鷹先生也被磚蓋着，後來由一班學生扶起，他很奮激地鼓勵學生，這一個時期，每一個學生都決意加入游擊隊。丹娘時常得到先生和書記的鼓勵，又聽史太林一番鼓勵，她就堅決加入游擊隊。

有一次她潛入敵區，要剪斷電線和放火燒敵人的陣營，但失敗被捉。

德軍問道：「你們的隊伍有多少人，史太林在那裡？」丹娘道：「史太林在我們的崗位上。」

德軍將她施行酷刑威嚇她，但她却忠勇而堅決。始終不肯說出一點什麼！

後來德軍竟將她處死！當她在生死關頭她毫無慌張的樣子，還對一般老百姓說：「同胞們！我是不怕死的！我要剷除法西斯主義！我雖然死了！我還希望你們繼續剷除法西斯而奮鬥！」

我看了丹娘以後，感覺很慚愧，她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她能夠有這偉大的精神，我以後一定要學她。

像丹娘的這種人，便是我們的一個模範，同學們啊！我們應該學她勇敢的精神，犧牲自己，爲人民謀幸福！

「讀母親」

鄧建華

「母親」是高爾基的一本名著。他寫一個工人的妻子，伯惠爾的母親，除了伴着貧窮，還要挨丈夫的毒打，在雙重的痛苦下過日子。丈夫死了，母親依靠兒子伯惠爾的工資過活，當她第一次碰到兒子的粗暴也跟着酗酒降臨時，她恐怕着，以為新的惡運又來了。但新的接觸，把伯惠爾改變了，他找到了一些新的朋友，和新的書籍，這些書籍，描述的是真實的故事。母親看見兒子漸漸拋棄了遊蕩，變得沉靜，不時跑去與親朋反碰頭，夜晚在油燈下仔細讀着一些從外面帶回來的書籍。當兒子把書的內容告訴了她時，母親恐懼得哭了起來，但等兒子慢慢地把真理剖給她聽時，她也漸漸的了解了。母親的信念也跟着漸漸堅強起來。一次當工人反對廠主無理的榨取時，伯惠爾被帶進了監獄。在真理和一般青年人的鼓舞下，她繼承了兒子的工作，充做販賣食物的女商人，把一些講述真理的印刷品帶給狂熱的工人。母親在兒子被抓以後，漸漸地變得愈勇敢了，拿了旗子出現在衆人的面前，大家呼喊，告訴大家的敵人在那裡和對敵人的方法。她更和廣大的年青友伴往來，她由伯惠爾的母親而成爲許多人的母親了。全書共六百餘面，於一九二

九年譯成中文。這是一本傑作，希望沒有讀過的同學借來一讀。

誰之過？

伍蓀菲

夜深了！

河裏的水是平靜的，曾被人戲弄過的污濁顏色退了，水面那交錯的人影也散了。

月的光從雲層中穿出來清楚地照着，花和橋的影子都投到水上。

剎那間，橋上面却多添了一個人影，月的光照在他的身上，他的口微微地動着。

「走光了罷」？他的聲音雖然是低沉，可是却充滿了快意的口吻。

隨着這號語聲的剎那間，空氣裏轟然的爆炸了似的，忽然的一聲巨响，祇見水面起了意外的激動，水花飛躍起來，反影着月色，那水的炸彈，閃耀着慘白的光。花和橋的影子都被震蕩得破碎了。

太陽升起來了，就在這黎明時候，橋上現出一群人，數十隻眼睛釘視着一張紙上的字蹟：

「假如上帝是仁慈的話，他應該允許我這次的決心走到天堂上去！這是我第三次的嘗試了，我祝福這最後一次嘗試達到成功。」

你們如果是愛護我的話，那麼便讓我痛快地離開

這世界吧，你們不要以為挽救一個他自己渴望死去的人是聰明的。為甚麼要我在這個不容許我這樣的人生存的世界中捱下去？七年的教學生涯沒有給我一個滿足的時候，抗戰數年來，把這個破了的家遷了又遷了，我當時沒有怨言根本也不忍心發出怨言，因為千萬萬的人民也是同樣地處於水深火熱中，彼此只有一個期望——勝利的日子到臨，則甚麼也能迎刃而解了吧。

可是如今，依然是在教育團體裏混着，雖然贏得「清高」的美名，可是依然沒有抵得住寒風的衣裳，也沒有得到能够豐飽肚子的兩餐，近日常醫生更說我營養不足應該設法補充，不然眼睛將要失明了。學校爲了如此要我回家休養，這無疑是迫我走到自殺的路途。我不忍看見妻子的憔悴臉容，我更不忍聽見兒子的飢餓叫喊。我要從此忘記這七年的日子，所以我決定選擇了這條路。我再重複我的說話「這世界是不容許我這樣的人生存下去的！」

「他說得很對，我們不應該阻止他。可是這罪惡該歸咎誰？」一個憤怒而又响亮的聲音從人叢中響起來。

大家都回過頭去，找尋那個聲音，那個聲音實在太響亮，太震動了，不像單獨一個人喊出來的，好像很多人很多人一齊喊的。

窮學生

申季龍



在一個晴朗的星期六下午，夕陽斜掛在西方天工。她射出金色的光輝，映照在山上，在田野，映照在一座長而高的教堂上，牆壁被刷上一層金色的光彩。在教堂內，因下午無課，都出外遊玩，留下來的只有一個學生同一片寂寞淒涼的景象。

這學生名叫王季傑，家庭貧窮，今日得讀到初中第五期，也是他父母的努力工作，及自己苦讀的結果。他準備在今天的空暇時間內，把今天的幾何練習做完，以明日的星期日来抄班上參加全校壁報比賽的壁報。故他靜坐桌前，右手執筆，左手拿三角板；專心專意，在作圖證題。

「好機會！好機會！」從左邊門口，忽跳出一個身軀瘦弱的學生，他滿面喜悅的喊。

季傑受了這突然間大喊，他驚了一跳。他雙目驚

異地注視着進來的同學問道：「什麼？什麼好機會？」

「我昨日向訓育主任請假回家，他因我無事不准。今天我說回去拿菜錢，他豈敢不准！」進來的學生，很傲慢地回答。

「是否又出佈告，要繳交本月膳費嗎？」季傑聽說「拿菜錢」三字，把筆同三角板都放下，急站起來帶着驚訝的神色地問。

進來的那位學生，正在忙整理書籍，不耐煩地回答道：「才出的，你不知道嗎？你自己去看好了。」季傑于是把書籍文具收好，愁悶地走出教室。

在佈告欄前，有許多學生，擁擠非常。各人議論紛紛，甲說：「今日是八號，就說停膳，真是豈有此理？」乙說：「大約是事務主任，打麻將輸了錢，需錢運用呢？」

這時季傑也呆呆的站在欄前，看見壁上，一張白白的紙頭上，寫着「學生凡未繳足本月膳費者，限明日歸家取款繳清，否則自下星期一起，一律停膳……」

季傑看了，鎖着眉頭。抬起頭看天，天已漸漸為昏暗所籠罩。自己只是搖搖頭，嘆道：「怎麼辦呢？」他轉過了幾個灣，回到他的寢室，拿了傘站在階邊，再抬起頭來看看天，心想：「回去還是不回去呢？若回去，天又黑了，恐在路上不好走。」今天不回去，

明天回去？那誰顧來抄壁報？最大的問題，不知家中父母是否給我籌備好了？」呆站了許久，他下決心道：「天黑無所謂，還是回去吧！」

於是他走向右邊的教員室——訓導主任門前喊限：「報告！」忽聽見內面回答道：「進來！」他遲遲把門打開，恭恭敬敬地行了個禮，再走近躬在靠椅上的訓導主任椅前，很小聲地說道：「我今日要請假一天，回家取錢？」訓導主任仍躺在椅上，很不耐煩地答道：「你前星期日，不是也請假回家取錢嗎？」季傑滿面通紅地說：「是的，只因前星期沒有取到。」訓導主任聽了，感到討厭的樣子，促急地說：「好！好！你自己去桌上填假單吧！」他說完，仍睡在椅上，閉着目養他的神。季傑在桌上填好字，又把訓導處的章蓋了截下來，自己拿一張，仍向似睡非睡的訓導主任喊聲「我去了！」訓導主任微微開目，他仍是行了一鞠躬，帶門出去。

天色已昏暗，四方罩着淡霧，附近的房屋樹木，也模模糊糊起來了。在這修長的石路上，全無行人，只有他個人孤獨地走着，時時保持他急促的速度向前走着。一邊自想道：「不知道我父親，前做小生意進城去了，現在回來沒有？若沒有回來，又怎麼辦呢？向人家借也借不到，貸也貸不到：向母親哭求嗎？母

類又到何處去找呢？雖每日工作，得到的些工資，也不夠家中人情費用，油鹽柴米的開支。我不去讀嗎？然而現在讀了大半年，一旦棄學，未免太可惜了。」這樣邊走邊想，心真是萬分痛苦。

他繼續想道：「若明日無錢，還是厚臉去吃飯嗎？唉！要不得！我不出錢吃飯，他也不出錢吃飯；那又誰出錢吃飯呢？若明天交吧！錢！又在何處呢？最後他只後搖嘆頭道：「唉！『書』真非窮人所能讀啊！」這時四方又比前更加黑暗，路也只看見是灰白色。他的心思，越想越苦，越苦而他的眼角，如潮水般的擁出淚水越多。

同居

英蘭

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地里，一間屋住上幾伙人家是不足為奇的，單講我現在住着的那間，就足足有十伙以上的人家，他們姓氏不同，職業，地址，貧富，性情，生活習慣，都大有差別，這可以說是複雜的社會中的一個縮影呢。

我們住的地方是一個大院落，以前好像起來做學校的，門前隔着一條狹窄的拍油路，就和對面的幾家淺鹹的基督教徒底騎樓面面相對，不用開門就可以互

打招呼的了。

對正大門，高高在上住在二樓的，是一個文弱書生似的肺病多年的業主，和他的一家——一妻一女和兩個「阿媽」，樓下是某督學的家，妻、母、女三人住着，督學出洋去了，就把前房搬空了，租給兩位教館女先生，下課後「依依呀呀」地唱着歌，跟着二房東的收音機唱片輪流供給我們茶餘飯後的音樂節目；院子的右角，租給隔隣某校做課室和三個教員的宿舍；左角有一座零零丁丁的小屋子，像是以前學校的門房的居處和值班室，樓上樓下兩間小房子，就住下了兩伙家，上面是一個公司的小職員——售貨員，每天一早鎖上門直到夜裏才回來，樓下是個從封建大家庭里逃避出來的妾侍，和他底女兒，整天只見那女人手捻着佛珠，口里喃喃的不知念些什麼。

院子的後座，是一所齋堂，主持的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婦，帶着兩個同鄉的親戚，每到初一，十五，佛誕的日子，祭姑，祭婆就川流不息地來拜佛了。他們之中有最摩登的少婦，西裝筆挺的公子，年紀老邁，扶着幼孫，媳婦的老婆婆，穿短衫長褲的黑衣女工，梳辨的，結髻的，電髮的，無所不有，都虔虔誠誠的懷着一個亂世求安祈福的心情來叩拜「佛祖」。他們的愚誠是很感人的，只是我們「佛祖」也管不了這

麼多人世間的苦痛煩惱，我不免替那善男信女們的徒勞可惜。

和齊堂相連的便是我們這一家了。每早聽見房外水喉「嘩啦嘩啦」地唱的時候，我就起床了，開了門一定看見那個手持佛珠念念有詞的女人，拿着一個痰盂在倒，你和她打招呼，她就會很開心的叫一聲「早晨」，碰巧是禮拜天，她就會說：「禮拜都咁早呀？唔使番學呀嗎？」

是一個星期日，她的女兒到教堂去「聚集了」，我們的一家人也打扮齊整出發，各處禮拜堂都先後唱起了抑揚鏗鏘的鐘聲，碰巧這天是「佛誕」，信佛的鄰居們也在燒香、拜佛、放爆竹，到處是開開關關的，那瘦弱的屋主也出來花園曬太陽了，那權威無上，萬人皆憎的房東太太伴着他，「一隻叭兒狗在地上打滾撒野，他們那九歲大的女兒在嚷着、跳着，和樓下督學四歲的女孩吵鬧着，督學太太一眼瞧見了，大聲地喚着：「紫菱，快的番嚟！再同佢玩我就打死你！」那婆婆也趕出來了：「真唔生性呀，話佐唔好同佢要，死契同佢要，你唔知佢係咁惡死嘅咩，內傷鬼嚟㗎！」，那個「業主」太太睜大了雙眼，盯着她們，恨不得馬上趕走他們似的，但又好像有什麼苦衷似的，暫時忍住了，大概是因上次挨過警告不准加租留下來的

教訓吧

那公司的小職員今天穿得齊齊整整，特別修「派頭」，昂着頭出去找尋假日的消遣了。同居們對他最生疏，早晚碰見連頭也沒有點一個的，唯其這樣，從來沒有人和他吵過咀。在這個不大不小的庭院裏面，每天都少不了吵罵，不是大吵就是小罵，罵工人的，借題發揮罵鄰居的，連那吃長齋的「法師」也爲了「水」的原故，和我家的小工人吵了咀不再說話，信佛的批評「入教」的，「入教」的又說他們優待可憐！諸如此類，假如根據「三個女人成一爐」的定理推算下去，那我們這裏每天都有八九個爐了。

住了將近兩年的同居，有幾個完全像路邊的陌生人似的，「老死不相往還」，其餘的除了吵架以外就少有其他的關係了，香港地的「人情薄過紙」，在這裡得到最明顯的說明。

賣花的女孩

進才

窗外亮着太陽初昇的光，在明朗的天空上抹着一片玫瑰紅，我在山道上散初，只見兩旁都是華貴的宮殿似的住宅，和在草地上輕輕地散步恐怕踏死了地上的螞蟥的貴族青年，一切都是快樂的、美麗的，這兒

是人間的天堂呵。

我正在恨不得自己也變成一座宮殿的主人的時候，忽然前面遠遠飄來一陣賣花聲，清脆而悲哀的，越來越近。我抬頭向前一看，只見前面來了一個春天一樣美麗的女孩，在她那穿著藍布衣的臂膀上，掛着一籃子花，正在叫「賣花哪！」

爲的捉弄她，我叫了一聲：「買花！」起初不過想開玩笑吧了，可是忽然她已經發現了我，而我又發現了沒有地方可以躲起來的時候，我才窘起來了。

她很有禮貌的走上來，向我恭敬地問：「可是您要買花嗎？」我窘得面色通紅好像猪肝，勉強答道：「不，我不要買什麼花，也什麼花都不買。」

她哀懇着說：「您就買一朶吧！我底媽媽病了幾天，就靠我賣了回去買米。」

看看逃不脫了，我只得買了一朶，看見她還很年輕，却要養活媽媽，不免奇怪地問：「怎麼？您家裏只有您一個和病着的媽媽？」

「爸爸早已死了，」她傷心地回答，「是死在敵人刺刀下的，因爲他是一個遊擊戰士。死後只留下我們和哥哥，替人耕田過活，去年政府說爲了「保障民生」來了一道公文，要征哥哥上前線打自己人，卻是我們沒有了哥哥就要餓死的！不得已我們只好逃來香

港，哥哥替人造房子，」她哭了起來，「上月就在這裏，」她指了指我們前面那所宮殿式的住宅，「替人造那所屋子，一不小心從鷹架上下跌了下來，送去醫院沒有到就死了，工頭把他和五百元一起送回來，媽看了就昏了過去，一直到今天。」她說完了大哭起來，直到前面那所宮殿中伸出一個貴族底頭來叫她買花的時候，她才擦乾眼淚走了過去。

我惘然的站着，只覺天旋地轉，眼前的宮殿都變成一些惡魔，用農民的汗工人的血造成的惡魔，這惡魔吃了無數的勞動者的血肉，在勞動者的骨上建立了宮殿，還用了種種方法什麼道德、法律、軍隊、來保護牠們。

以後，每當天曉的時候，我還是常常到那山道上散步，但是不再見那女孩子了，日子像流水一樣過去，花謝了又開，春去了又來，但伊可一去不再來了，有人說：他的母親死了，沒有錢埋葬，她把自己賣給那——她的哥哥爲了建築它而跌死的別墅的主人了」

「初恨」出版了！

胡明樹著中篇小說，定價一元八角，七折優待本義刊讀者。



苦旱

藍冰

農曆新年後的光陰真是過得快，今天已經是二月廿一日了，再過十來天就是耕秧的時候了。可是天還沒有下雨。

農民阿貴望着他那幾畝乾枯的田地，地都翻過了，可是沒有水，表面都露出了裂痕，把他分裂成無數的泥塊。他不時又望望天，覺得天空很明淨，沒有一朵雲塊，於是他露出了失望的眼光，搖了搖頭，「唉」的嘆了一聲，低着頭跑回他那小小的泥屋。

他一進門就嗅着了一股刺鼻的氣味，原來牛欄那邊的糞堆幾天也沒有清理，而且牛也幾個月都沒有洗澡了。他很想替他洗一個澡，可是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地方，全村的河也乾涸了，實在沒有水能替牛洗一個澡。他漸漸的感到了肚餓，他走入廚房，把飯鍋蓋拿起，可是鍋裏沒有飯，他埋怨他的妻子怎麼還沒有做飯，可是他一想到她是到田裏挑水灌秧時，他也知道她很辛苦，一天到晚都忘着，他就忍氣吞聲地把他的氣咽住，自己來燒飯了。

黃昏時，村的西北角上空浮起了半個天的黑雲，全村的人都歡呼起來了，以為今晚上一定下雨了。忽

知到了天亮，不但昨天晚上沒有一點雨，連西北角的那片黑雲，也不知去向了。

農民阿貴仍然看着他那幾畝乾涸的田地，嘆着氣。

友情的贈與

編輯先生：第五、六、七三本我都看過了，現在許多人失學了，他們的遭遇是值得人同情和幫助的，我看見有許多熱心讀者都把他們心愛的學叢贈給別人看，使我非常感動，我很願意學習這種協助的美德，所以我樂意把這三本書贈給一位愛讀學叢而無能力訂閱的女孩子，講你為我介紹，並願意和她做朋友。

讀者林緬辛五月廿五日

編者先生：我願意自第八輯起把我的一份「學叢」贈給一位愛讀「學叢」而無力訂閱的朋友。

岑淑英五月廿日

南昌林緬辛君：兩位友情的贈與，我們已決定給廣州岑淑英君：兩位友情的贈與，我們已決定給廣西容縣楊碧楠君，並已把你們的通信處告訴了她，不久她就會寫信向你們致謝的。

編者六月六日

THE HONG KONG STUDENTS WEEKLY

費訂收減別特 · 戶訂期暑待優

政府註冊

香港學生週刊

始開日即
止底月六



歡迎學生訂閱

郵票代款

十足通用

(港幣本位)

一元十二期 (三個月)
二元廿五期 (六個月)
三元四十期 (九個月)
五元七十期 (十六月)

樓三號六街華福埔水深龍九港香：址社

答同學問 (學生文叢第八輯)

編輯發行：學生文叢社

社址：香港乍非道二三〇號四樓

通訊處：香港郵箱一三〇六號

經售處：港九各大書店各學校

允龍代理處：前進書局 (彌敦道三九九號)

星洲代理處：新南洋出版社

檳城代理處：兒童世界公司

暹京代理處：大眾文化公司

定價：港幣七角

學生文叢每年出版十二輯

歡迎讀者長期預約訂閱

預約價目：

預訂半年六輯按定價七折優待

實收港幣三元 (郵費在內)

預訂全年十二輯按定價六折優待

實收港幣五元 (郵費在內)

預約處：本社及外埠各代理處

新 知 書 店

香港軒輊詩道三〇四號

社 會 科 學 小 叢 書

第一輯

- 薛暮橋：中國革命基本問題 一元六
- 陳伯達：論農民問題 六角
- 狄超白：戰後中國農民問題 八角
- 陳昌浩：論無產階級的政黨 一元四
- 喬木：國際問題講話 即出
- 沙溪：遠東民族革命問題 即出

第二輯

- 杜民：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 即出
- 劉芝明：論資本主義 即出
- 杜民：論社會主義革命 即出
- 蘇華：論聯 即出
- 楊松：兩次世界大戰 即出
- 許瀚新：新民主主義經濟論 即出

新印王叢書

★書叢新★
論胡適
論新文藝
論新變政
論民權
論自由
論優
子份識知論
湖三變政
祭年十五
義主主
線路問
義主由
學主生

★書叢勢現際國★
中美世界對
之的日
間逆的對
流問題

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承印
地址：灣仔道三十二號
H.K.O.70